



■ 小品

人的包浆

郭华悦

一样藏品,有了包浆,容易身价倍增。灰尘与油渍,还有其他种种,在漫长的岁月中,不断沉积在器物表层,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包浆。历时越长,包浆越厚,光泽也就越明显。于是,判断一件器物的真伪,包浆也就成了重要的标准之一。

物有包浆,人亦是。

谁是天生就乖巧懂事的呢?从少不更事的年少轻狂,到后来一路浮沉中,渐渐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,知道将心事藏于内,把规矩表现于外。于是,就成了旁人眼中成熟懂事的模样。一个人的身上,都会有种种岁月的痕迹,那就是时光的包浆。

包浆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但若仅仅以包浆识人断物,却容易踩坑。

赝品要以假乱真,首先就得在包浆上下足功夫。假货被人工做旧,多了一层包浆,也就多了几分渐欲迷人眼的可能。只要包浆做得够真实,在买家眼中,那就是一颗定心丸。于是,赝品堂而皇之混入真品,令收藏者上当。

光靠包浆来判断一个人,也容易上当。有些人在一路的摸爬滚打中,练就了一身能藏善伪的本事。没有火眼金睛的

人,若再缺乏足够的耐心,而只是仅仅靠其伪装在外的包浆,就认定眼前的人可靠可信,于是坦诚相对不疑有他,最后大多难逃被骗的结果。

包浆,是标准之一。但若将其当成唯一的标准,则成了本末倒置。

一样藏品,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包浆,而在于包浆之下的内里。包浆的作用,是供人识别藏品的真伪,而本身并无价值。被包浆包裹的内里,才是器物本身的价值所在。器物蕴含的价值,在其本身之内。而包浆,不过是判断其是否真具价值的手段之一。

一个人的可贵之处,也不在于时光赋予的外在那层包浆,而在于包浆之内那颗被时光浸润的本心。一个人从漫漫时光中一路走来,所学所习皆心之所向,从少不更事到爱己及人,一步一个脚印,一个脚印便是一份成长。这些内在的成长,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。因为有了这些成长,也才有了由内而外的人生包浆。

人与物,有价值的包浆是从内向外的。有内在的价值,在时光浸润中,才能形成外在的包浆。可见,有价值的并非包浆,而是内在蕴含的价值。物是如此,人亦是。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



■ 自然

夏天,是一个动词

姜燕

若说春天是形容词,秋天是名词,冬天是叹词,那么夏天便只能是动词了。它不满足于静止的存在,偏要动起来。它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顽童,在天地间奔跑跳跃,将热浪一波一波地推向天地。

它不安于静默,总是以最热烈的姿态奔涌而来。蝉鸣是它的颤音,雷雨是它的顿挫,阳光是它的韵脚,夏夜是它的余韵——每一个音节都在宣告:夏天,是永不停歇的动词语态。

蝉鸣是最执着的动词。从第一声试探性的“知了”开始,到整个树林的盛大合唱,它们不知疲倦地振动着透明的翅膀,把盛夏谱写成一首循环播放的进行曲。这声音穿透午后的热浪,钻过紧闭的窗棂,在水泥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回荡。越是酷热,它们唱得越是嘹亮,仿佛要用声浪把整个季节推向沸点。

雷雨是最暴烈的动词。乌云会在顷刻间完成集结,闪电如利剑劈开沉闷的天幕。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,像千万面小鼓同时擂响;落在池塘里,激起无数转瞬即逝的皇冠。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水洼里蹦跳,溅起的水花里藏着彩虹。雷声渐远时,蜗牛们排着队爬上湿润的墙垣,用银亮的黏液写下夏天的诗行。

阳光是最慷慨的动词。它把金色倾倒在麦浪里,让每一粒麦穗都低垂着沉甸甸的承诺;它把蜜色涂抹在少女的肩头,让汗珠都变成晶莹的宝石。正午的日头晒蔫了梧桐叶片,却让向日葵扬起骄傲的脸庞。小巷口,卖冰棍的老人推着吱呀作响的小车,箱子里冒着丝丝白气,那是阳光最甜蜜的反抗。

夏夜是最缠绵的动词。白天的暑气慢慢沉淀,化作花草的清香。萤火虫提着灯笼在稻田间巡游,忽明忽暗的光点像散落的星子。巷子口飘来西瓜的清甜,竹椅上的蒲扇摇出带着汗味的风。有人轻声哼着老歌,歌声混着夜来香的气息,在温热的空气里久久不散。

多年后,当我们在空调房里翻阅往事,那些关于夏天的记忆依然鲜活如初——蝉鸣仍在耳畔回荡,雷雨仍在心底激荡,阳光仍在肌肤上炙烤,夏夜仍在指尖轻轻灼热。原来真正的夏天从未离去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继续在我们生命里生动地存在着。因为夏天啊,从来就不是一个季节,而是时光里永远跳跃的动词,是四季中最炽热的进行时,也激励着我们不断活力四射。

■ 态度

一粒米多少水

严阳

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,儿子最早吃完,起身准备离开,7岁的孙女忽然叫了起来:“爸爸,你碗里还有好几粒米呢!你可知道,一粒米七斤四两水?”儿子回过身来吃惊地问:“你咋知道一粒米多少水的?”孙女指指我:“爷爷说的!”我笑着对儿子说:“我是听你爷爷说的……”

我父亲农村出身,在离开家乡工作之前,应该也干过不少农事,对农业也很了解。至于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的说法,我估计他也应该是听他的爸爸说的。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?我不知道,作为长辈,通常说来,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爱惜粮食教育,努力让他们从小培养起勤俭节约的美德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作为城市知识青年曾插队到农村。而在更早一些时候,即便是在我们这个属于长江入海口、地下水位相对较高的地区,想吃大米可没那么容易。大米源自水稻,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。但是,那时候的农业灌溉依然依靠水车、靠人力或者牛力提灌。通常是两三个人俯伏在横杆上,通过不断踩踏,将水塘或者小溪里的水提升到稻田。或者通过牛儿绕着转轴,把水提升到稻田里。水稻生长期长达100多天。

既然大米得来不易,那么,当我们捧起饭碗的时候,是不是对米饭珍惜一些?所以,我父亲当年才会对我认认真真进行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的教育。

在我小时候那个粮食供应相当紧张的时代,也不用父亲太多这方面的教育,我们都会非常自觉地吃掉碗里最后一粒米。到我儿子这一辈,中国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,我们对儿子这方面的教育有些欠缺。也因此,他自然而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大大咧咧。

我在陪伴与教育孙女的过程中,便对这类问题高度重视,有意予以强化,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的古训,被我重新拾起。孙女也没辜负我的苦心,不仅自己懂得爱惜粮食,而且当她看到自己父亲浪费米饭时,予以善意提醒。我儿子在孙女提醒之后,笑了笑,重新坐下,把饭碗里剩下的那几粒米吃完了。